

弢園紀事卷下

江都史念祖繩之

肅州糧道始末

同治癸酉甲戌間新疆用兵數千里沙漠軍糧資內地所耗鉅萬而糧終不能濟用督師景公廉請特派袁侍郎保恒督運又半載仍難見效左相遂奏派念祖督關內外運事以邊關係職守哈密一帶又轄地不能辭遂上書力詆官運首創商運之法不半載而效見而官運則毒余深矣蓋肅州距哈密十九站往返並裝卸須四十日官分運三種

曰官車曰官騾曰官駝每種以一百為幫各十餘
幫或二十餘幫官車定例運六百斤每車二騾一
夫騾日料八斤夫日糧二斤日合十八斤四十日
應耗糧七百二十斤關外沿途無購糧處盡車中
所運不敷為官騾則二騾一夫四十日亦耗糧七
百二十斤而每騾僅駝一百六十斤二騾共三百
二十斤更不若車矣惟駝較優二駝一夫駝料
夫糧同車騾每駝可馱三百六十斤四十日所運
適敷所食為官運如此無異乎車馬駱繹帑金揮
霍連年累月哈密無顆粒之儲而當道胡久而不

悟也商運則但重其價不問其為車為駝以糧到
哈密則每斤給若干銀以較空延歲月且運且食
而沿途之護運百種糜費所省奚啻數百倍哉顧
商人之運固乃此駝車也商車每運八百斤騾料
日五斤夫糧日二斤且往也二十日合二百四十
斤具返也二十日空車騾食半料二斤夫糧如故
合一百二十斤共三百六十斤故一車寔運到四
百四十斤而回空之車所載食糧日輕一日行甚
速或不必二十日 商騾則二騾一夫與官騾同
其往也夫騾糧料合二百四十斤與商車同其返

也以騾無載不給料僅夫糧四十斤共合二百八十斤每騾運一百六十斤二騾可寔運到八十斤商駝之運為最便利亦最厚駝不食料二駝一夫四十日但用糧八十斤每駝三百六十斤以二駝計除隨帶鹽斤約可寔運到六百斤但駝畏熱冬惟春可行夏秋放廠經理調護幾半載用是商本不充者不能多畜也商運大概若此而其所以勝官運者尤有說車行千里不能無損也騾駝及人夫往返沙漠不能無病也一經車損畜病倉黃無計非數十百里外覓邊民牛馬即守候回空之幫其

延誤何可思議其大弊一官運以官物運官糧本
不知愛惜哈密又為南北十六城咽喉久缺通商
貨貴錢賤於是糧斤之外夾帶無算其行也健畜
堅車先儘私貨而以官糧斤重分加攤洒不問官
物之受傷否也其止也當風居涇皆是官糧又以
海貨雜物衣囊行李埋入糧內不問官糧之受黷
變味否也故往往群夫護其一騾或群騾群駝各
共一夫甚或所管之車騾駝隻以百計而暗減其
十夫糧畜料入囊官糧斤重飛洒而平時車修之
不寔畜餵之不飽良枯盜換捏病偽斃尚不與焉

其大弊二凡此利弊不必智者皆知何以一載之久上竟不知下竟不言蓋上貪官運可以調劑私人可以消納報銷下則大利所在合力蒙蔽念祖初創此議上下震駭群目為狂再稟再駁甚至官運各幫造言失業將聚而滋事最後一稟不敢言官運之害民運之利但切陳出關師期七年以來不可再延關內採買七年以來民力已竭歷奉嚴檄擬派湘軍進勦以萬人半歲糧計哈密一帶僅需運到三百餘萬斤即綽有餘裕而現計一載以來甘肅兩道已採買二千萬以外竟無一粒運到

哈密設再不改計勢必運無完期運無完期則採
買必無定數須知採買官價僅及民間半值催收
敲撲賠累已多小民隱忍可為時暫不可久為數
可少不可多若年復一年無止期盡量採買無留
穀而卒歸於一粒不出關恐大變不堪設想也此
稟上得批試辦民運

[illegible]

關外運糧始末

同治初南北八城之變本非巨寇勁虜特以鎮守諸公厯肆其虐偏成土崩瓦解耳自乾隆戡定之後將軍參贊辦事幫辦領隊各大臣率皆視回民如草芥嘉道間再亂再定無不由於苛虐咸豐末中原用兵新疆協餉久停故一旦全疆倏然並陷然皆烏合愚回既無豪主又無精卒其十餘年恃以無恐者戈壁之隔無可轉糧耳苟兵能渡漠固無論何軍無不拉枯摧朽此婦孺所共知當關內肅清之後左相先言進兵之難以要上及朝命以

景都督統辦左相即以不認辦糧擠之於是景內
召而仍命左出關其時關外隔絕太久玉門雖時
憲書已五年不覩安問安西更安問哈密傳聞戈
壁刺草紅柳迷天失路狼群逾千縱令有糧跬步
難運故左奉命之後手書迭至再以關外轉運奏
委力辭不獲余亦以事既入告玉門安西哈密又
皆轄境義無可諉首進滾運之策優答報可旋又
親筆長函力言哈密路絕十年之久非尋常車馬
所能開運更非尋常才具所能運籌該處寔南北
樞紐為官軍進取要隘無論若何便宜行事總恃

長才早通此道接信籌思未定而慶伯飛書至矣
略言南北八城回弱而雜歷年諸帥不能唾手取
者以哈密無糧也此老嫉才為古今所罕今日之
甘詞厚幣因知非公不可他日糧道通儲積足恐
公不免矣不記肅州調湘軍之事乎余終以大局
所係且人之無良未必至此決意開道遂懸重金
擇陳飛鵬等民車數百輛與以新舊二圖授以避
風就水覓路防狼諸法而道果通馳報不覆旋接
飛檄限四十日運糧四十萬斤至哈密逾期以貽
誤軍情論余錫小農曰慶伯言驗矣時為乙亥十

二月十九日正餉項不繼各幫運脚欠已鉅萬傍
徨無措幸民幫車駝恩信久孚群忿然曰我等願
緩領價以助公於是諸幫晝夜進發按程扣日計
丙子正月十五日必如額飛文馳報蓋奉文僅二
十五日得批據稟已悉繳五字而已三月左相到
肅諸軍出關六月十二日濟木薩第一提報至左
相觴余及文案諸君謂余曰我有世姪徐訥庵者
欲藉運糧功得寸進君已寔缺似無須矣立檄將
關內外糧事交徐太守余時但求無罪初無希賞
意得此甚喜連夜促幕中理報銷冊諸友曰何其

急也余曰不然乘其機之未發也遲則此數百萬帑雖能質鬼神彼獨不可藉臨我乎楚章凡錢糧十日曰旬報再月報再年報余固一一如令故總報定限五閱月余則十七日而成旋獲批符合而左相不知也嗣因徐韻梅陳澧連諸案忤左勢頗岌岌一日怒責余曰若督運二年哈密存糧不滿十萬何徐守不三月已三十萬果孰為盡心哉余初聞大訝細思或此老誤會蓋余交徐哈糧且四十餘萬彼以書生初領大任改章發號紛紛未定又加衆梗群蔽三閱月寔未運一粒故哈報僅存

三十萬耳因思慶伯之言在耳時勢至此尚何有
是非因對曰某才本拙不如徐又距省遠不若何
今日之就近稟公機宜也左不語晚肅局總報到
左恍然知徐尚未開運不覺感動而告黃煦春曰
史六固長者也適閔外官軍所到兵不血刃左欲
以全功歸湘軍悉力仰金張兩軍使不得當敵而
區區之禍暫解十二月二十一日知甘泉出缺適
往賀新春忽謂余曰西寧道劉毅齋行且大用不
屑署雖然必放也我思一宵無可署者不得已以
畀足下寔非我本意有數存乎其間余不甚解但

唯唯又曰湘軍立大功乃我之苦心調度勿以為
運糧之功今日之署尚不足酬乎余曰糧以帑購
以車運區區未費一文未行一里雖極愚亦不致
妄希非分也因又曰足下向未言知兵每談戰事
若不解我昨閱平捻方略始知曾當一面余急對
曰某慙充統領不敢諱然皆因人成事曷足言知
兵瀕行餞余又曰報銷當速清曰久奉批矣默然
不樂至是得回蘭州後南北路肅清 朝廷大沛
五等封念祖若不預其事者然不足怪蓋自癸酉
秋迄丁丑春舉凡 廷寄之下奏報之上論及糧

運事本無念祖名亦無安肅道銜惟肅局二字而
已奏曰飭肅局 旨亦曰催肅局功成局撤又何
奇哉獨歎左膺侯封之貴余以駢文賀之覆書猶
悻悻以二等為憾可謂不特能忠亦且能恕矣